

想到“宝马雕车香满路”一句宋词，忙着上班终于挤上了公共汽车的我，不由掩鼻而笑了。先是一位瘦小青年手握一卷烧饵块夹油条挤上车来，一股食物的热香搅和着他的汗味不期而至。而旁边那位嘴唇涂得血红的少妇身上，劣质香水的气味喷薄而出，也让人像游泳时被咸涩的浪头打中，呛得难以出气。

空座是难得有你而留下的，特别是正对着后门的那一个。早有人一冲上车就占领了这有利地形——有利于到站后迅即下车，以免被气冲冲的后车门夹疼了身体的某个部位。每个座位旁边都站着几个拉着扶手以防摔倒的人，目光却巡梭着，企图发现有人很快下车。然而也说不清楚了，那个闭着双眼打盹仿佛不到终点不下车的人，才过了一站地却突然霍地一下站起身，下车了。原来旁边站了位老人，他不好意思让座，只好装睡。总之，谁会先下车，往往不好判断。只好随便找一个地方站着。站多久才会有座位?听天由命吧。年轻人主动给有困难的人让座的情形也不少。但如果目的地太远，也就不能对他们求全责备了。站得脚酸腰酸，还要在公司忙活一天，也够他们对付的。

幸亏车一开动，情况就大有改观：车窗吹送轻风，车身摇篮般晃动，不仅浑浊被稀释，拥挤也被疏松。这时候，幸运地坐在某个座位上的你，脸上微微有些笑意了。但也有可能会突然在脑际悬浮出此前等车时的一瞥：公交车缓缓而来，长方形的车窗里，镶嵌着一幅剪影渐渐清晰——你看见一位乘车人遍洒霜雪的头。于是顿悟：在驰向沧桑岁月深处的途中，他仅先行了一程。成为别人眼中的苍凉景观的，迟早还有你和我。一缕悲怆之情，不禁升上心头。

这个城市对 60 岁以上的老人实行公交免费已经有些年头。经常能遇见背着或者提溜着手风琴、小提琴，胡琴到公园或某处绿树成林的地方欢聚的老人。他们三个五个依次登上公交车，忙着互相帮着寻找座位。到站了，招呼一声，又

小时候，经济困难，家人人家都穷，尴尬的事都与穷有关。记得有两件事，印象蛮深的。

第一件。我在家里排行最小，按照当时新老大、旧老二、破老三的说法，我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，我只能穿他们穿剩下来的衣服。

有一年冬天，我的棉袄穿烂了，母亲翻遍了箱子，只找到一件三姐前几年穿下来的旧棉袄，让我一试，大小正合适。棉袄是暗红色的，前襟一排盘纽。我见是小姑娘的衣服，死活不肯穿。母亲也不管，找来一件大姐厂里发的工作服，往上一罩，尺寸正好，我的冬衣就有了着落。我见不穿了，就央母亲能否帮我染成黑色，母亲一打听，说棉袄不能染的。

有一天体育课，我跳鞍马跳得浑身冒汗，就把棉袄脱了。一位女同学看见后就传开了，说我穿小姑娘的衣服，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，并要把我推到女厕所去。那时条件都不好，你穿补过的衣服没人说你，你穿女人的衣服就会被嘲笑。后来，天再冷我也不穿这件衣服去学校了。

第二件。有一天，见我头发长了，母亲就在买菜时顺便把我带到菜场旁的理发店去理发。走进理发店，只见有一些人在排队，母亲就让我排在后面，说等她买完菜再过来。谁知母亲在菜场碰上了熟人，聊上了。轮上我了，只听剃头师傅把围单一抖，用苏北话说：下一个！我朝他望望。这时后边排队的人说：小弟弟，排到你了，快坐上去吧。

我坐到了剃头椅上，剃头师傅只花了一歇歇辰光，三下五除二就把我的头给“解决”了。只见他朝我伸出一只手来：五分钱。我一下子愣了：我身上没钱呀！憋了半天，我细声细气地说：我没钞票。剃头师傅一听火了：小鬼头，你没得钱，来搞什么蛋！这时，排在后面剃头的人也纷纷开腔了：小家伙看上去蛮老实的，倒也调皮来！我带着哭腔道：我阿姆去买小菜了，她有钞票的。排队的人说：嘿，年纪小小，也会调控花！我叫道：真的呀！

剃头师傅把我耳朵一拎，喝道：去一边待着！又对烧水的小伙子说：看好了，不要让小鬼头溜了。我委屈地坐在剃头店的角落里，伸长头颈又等了半个多小时，母亲才买完菜姗姗而来。

我把以上事讲给女儿听，她不以为然。我想，是呵，那个年代的这些事，她们这一代很难理解。不过，她们再也不会遭遇此类的尴尬之事了，这是时代给予她们的幸运。

互相帮扶着下车。随着那些身影的蹒跚远去，似乎能隐约听到阵阵歌声声传来。也有不少老人，他们挤挤搦搦搭乘公交，不远数里颠颠簸簸，就为到某个品种齐全而又价格便宜的菜市场买菜。既然闲暇时光漫漫无边，不妨从中抽取几丝几缕，编织一只透明手袋，拎回一把带露的青蔬、一捧水灵的蘑菇，为灯下的餐桌备上一份物美价廉的等候。

是的，怀揣一张爱心卡，老人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南来北往，跑遍全城。这就给每天挤公交上下班的青壮年市民平添了一些忙乱，日子一久，有些人心生怨懑了，争论顿时升级。政府不得不出面挑选各方代表几许，就“老人乘公交的若干问题”召开听证会。与会双方侃侃而谈，雄辩地陈述各自的理由。然而人们惊奇地发现，说着说着，争论突然奇妙地停止了。原来，在上班族即将获胜的当儿，一位发言人竟然不自觉地话语中帮对方说了话。而退休族在发言中也屡有暗中袒护对方之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争论越深入，道理就越明晰：哪个家庭没有老人？哪个老人没有子孙？所谓上班族和退休族，其实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而又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。短暂的沉默之后，双方略带歉意地一笑，一场争论偃旗息鼓。就这样，闹剧轻轻巧巧衍化成了轻喜剧。

时光永远是流逝，街道依旧太平。公交一族——老人或者非老人，每天仍然挤公交、看街景，忙碌而快乐。当然，多数老人开始自觉地避开上下班高峰期外出，不需外出就不外出。

那天，乘坐公交车的我，看见前排座位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左瞧瞧右看看，然后向一个背着沉重书包的小男孩频频招手。到站了，把座位让与那小孩后，他才高兴地下了车。当那小男孩对横过马路的老人喊一声“爷爷走好”而老人回头报以一笑时，暖暖春光在每个人心中荡漾开来。人世最美丽的关切，就在这一老一少的举手投足间吧？

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闽南当兵认识了铁观音，直至着迷般地喜欢上了她独有的馨香和非常的味道，雅致清幽，有一点点贵气。后来有幸到武夷山怀抱的军校读书，于是乎大红袍、正山小种、肉桂等名茶，走进了我的精神味觉。

本世纪初，由于工作原因，我辗转到了深蕴文化底蕴的六朝古都南京。稍长我些年纪的茶痴朋友老宋听说我爱茶，推荐我品品普洱茶。儿时听说过，但从未一试。

一个清闲的傍晚，老宋约我到明故宫附近的一家茶庄。这是我的“普洱茶女品”，说实在的，对她的第一印象真不敢恭维：鼻尖弥漫着一股夏季下雨天老家农村猪圈里才有的味道，土土的褐色，实在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潜质，除了闷闷的涩味，使着劲也品不出任何特别之处。老宋胸有成竹地问我感受，我违心地敷衍着说“好好”。

回到宿舍，左思右想，心有不甘。老宋隆重推荐的普洱茶难道就这个味道？一个周末的午后，我独自来到这家茶庄，请服务生再泡一款普洱茶，平心静气地品咂着，不知何故，这款普洱茶味道突然变得特别

政方针背道而驰。叫停富豪征婚势在必行。

富豪相亲，看似符合婚恋自由，实质就是钱色交易。虽然目前还是极少数，但若生视此类现象继续发酵蔓延，必然会使社会逐渐形成崇尚一夜暴富、唯金钱论，蔑视勤劳努力但收入相对较少的工薪阶层的扭曲的价值观，进而加深不同阶层间的裂痕、激化社会矛盾。果如此，实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背道而驰。



随着我国融入国际野生濒危动植物保护组织中，在国内实行了禁止新象牙工艺品的买卖，海关也已禁止象牙及其新旧雕品的入关。近年来一些成器于明、清、民国时期的古旧象牙雕制工艺品，成为收藏青睐和追逐的热门对象。

然而在古玩市场中，常见些初入藏市或仅懂不懂的收藏者，多以牙雕品表面颜色的黄与白的成度来判断其成器的年齿和新旧，进而据此作出取舍的决定。这唯一“黄”才算是古旧，“白”或浅黄即是新贋的鉴别方法，使许多经验不足，眼力不逮的藏者频频上当吃药，却让一些作伪售假的奸商屡屡偷着乐呢。

其实古旧牙雕品表壳包浆颜色的黄或白成因复杂多变。同一时期的牙雕品，甚至是前后两个时代的牙雕品，它们在取材部位的表里，雕品置放房间的明暗，裸、藏时间的长短，浸润潮湿程度的高低，受日照的强弱，烟霭侵蚀的浓淡，抚摩与汗渍沁渗的多寡等诸多因素的异同，天长日久其表面皮壳会自然呈现出一层深浅黄白不一的包浆色。但前者会黄些、深些，若是后



起来，连色彩都鲜亮好看了。微苦中带着淡淡的涩，浓郁芬芳，口感滑润，回甘生津，厚重悠长，层次分明。独特的香气在嗅闻吞咽时变幻着，有种叫活力和穿透力的东西油然而来，感觉柔韧如丝般宜人清新，雨后深山丛林中的地气从心底翻飞。

普洱生活

葛友友

再喝时，额头和背部汗儿微沁，头脑变得渐渐清晰起来，整个人如置身山野中，与自然融为一体，嗅觉里充斥着山间的草腥味，一缕微风轻轻一拂来。忽地，我与普洱茶真的就难以割舍，不离不弃了。

普洱茶中最喜是熟普。最有感觉、最幸福的品味是周末酣畅淋漓的长跑后，稍稍填填肚子，独自静静品之，那真叫绝。耳听美妙音乐，这叫一个奢侈。品之，只觉通体舒畅，身体的诸多经络都被打开，提神醒脑，神清气爽，如与历史握手，似与古人对话，童趣、成长便在这茶中。喜之爱之，就像吃葡萄，总是先

富豪相亲应叫停

殷骏

合。国门开放数十年来，在吸收不少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技术之余，拜金主义、物质主义、享乐主义、自我中心的价值观等糟粕也泥沙俱下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一些年轻人不学前者，偏醉心于后者，不思奋斗，贪图享乐，更妄图一步登天。在畸形价值观的影响下，少数女大学生、展览会站台女等为了得到高级服饰、名牌手袋和跑车、豪宅，早置青春、贞操、廉耻于不顾。也有如本段开头所提者，妄图名利双收，明明是冲着富豪的钱而来，却在镜头前装起了清纯，奢谈什么缘分。

而相亲会的组织者完全不考虑这些活动将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，一味谋求私利，毫无社会责任感，商业道德的缺失亦显而易见。

在古玩市场中，常见些初入藏市或仅懂不懂的收藏者，多以牙雕品表面颜色的黄与白的成度来判断其成器的年齿和新旧，进而据此作出取舍的决定。这唯一“黄”才算是古旧，“白”或浅黄即是新贋的鉴别方法，使许多经验不足，眼力不逮的藏者频频上当吃药，却让一些作伪售假的奸商屡屡偷着乐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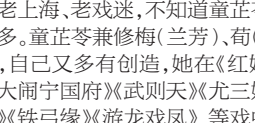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古旧牙雕品表壳包浆颜色的黄或白成因复杂多变。同一时期的牙雕品，甚至是前后两个时代的牙雕品，它们在取材部位的表里，雕品置放房间的明暗，裸、藏时间的长短，浸润潮湿程度的高低，受日照的强弱，烟霭侵蚀的浓淡，抚摩与汗渍沁渗的多寡等诸多因素的异同，天长日久其表面皮壳会自然呈现出一层深浅黄白不一的包浆色。但前者会黄些、深些，若是后因，即会白些、浅些，尤其到清初之后，许多牙雕品常被艺匠经过一道漂白工艺的处理，使其益显莹润洁白，光鲜可人，且不易泛黄或变成酱棕色。

故此，愿新藏友与初藏古旧牙雕品者，在收藏明清民三个时期象牙工艺品时千万莫惟以黄白定旧新，而应以综合因素加以考量，或请行家撑眼后再作定夺。倒是有一点却是十分明了，但凡作假充古旧的牙雕品，其表色几乎均呈恶俗的深黄、棕黄或酱黄色。

近处，各地频频上演富豪相亲活动，为了替富豪们选出货真价实的佳人，主办方甚至动用了整形医生、测谎仪等，更有甚者明确要求应征女孩必须是处女、评选中应着比基尼以展示身材等。如此闹剧屡屡吸引大批女孩参与，最小的年方十九，令人咋舌。

对于富豪们而言，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恐怕是回馈社会，为社会公益出力，而不是高调炫富，给人以得了便宜还要卖乖之嫌。

在某海选现场，一位接受采访的女孩带着甜美的微笑优雅地回应道：“看缘分吧。她不会不知道，缘分是可遇不可求”的。今天的部分女孩的恋爱观早已不是情投意合。国门开放数十年来，在吸收不少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技术之余，拜金主义、物质主义、享乐主义、自我中心的价值观等糟粕也泥沙俱下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一些年轻人不学前者，偏醉心于后者，不思奋斗，贪图享乐，更妄图一步登天。在畸形价值观的影响下，少数女大学生、展览会站台女等为了得到高级服饰、名牌手袋和跑车、豪宅，早置青春、贞操、廉耻于不顾。也有如本段开头所提者，妄图名利双收，明明是冲着富豪的钱而来，却在镜头前装起了清纯，奢谈什么缘分。



老上海、老戏迷，不知道童芷苓的好像不多。童芷苓兼修梅（兰芳）、荀（慧生）两派，自己又多有创造，她在《红娘》《王熙凤大闹宁国府》《武则天》《尤三姐》《金玉奴》《铁弓缘》《游龙戏凤》等戏中塑造的人物形象，老观众早已口皆碑；而她先后参加拍摄电影，如《夜店》《宋士杰》《十八扯》《女大亨》《太阿问题》《婚姻大事》等，也是老上海茶余饭后的话题。

这样一位京剧界的“大姐大”，也是一位谦虚好学、不耻下问的艺术家。

“文革”后童芷苓执教于上海戏校；昆剧名家张洵澎其时也在戏校昆剧班任教。张洵澎自幼受业于昆剧名家朱传芳、京昆名家言慧珠，基本功扎实，尤其是她善于吸收各种艺术营养丰富昆剧的表演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。她的《牡丹亭·寻梦》，更是被行内推为“一绝”。

1958 年，还在戏校坐科的张洵澎脱颖而出，在朱传芳和俞振飞、言慧珠等大家的亲自传授下，与蔡正仁合作，演出全本《牡丹亭》，不仅上海各家报刊竞相介绍，甚至在北京中南海演出的时候，梅兰芳大师看了演出后，也特地到后台给张洵澎“面授机宜”，给予点拨。

然而，作为一代“明”师，朱传芳不拘门户，告诉张洵澎，《寻梦》这一折，姚传梦最有特色，不仅唱腔柔和圆润，身段舞姿优美，更善于运用眼神和面部表情表达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。因此建议张洵澎向姚老师学习。

为了学好这出已经湮没的折子，张洵澎先后于 1963 年、1978 年、1979 年三次南下杭州，登门向前辈艺人姚传梦问艺求教，“三立姚门”传为一段佳话。

后来，全国很多院团（不仅昆剧）都派出演员来跟张洵澎学习《寻梦》，张洵澎因此名声大震。

使张洵澎没有想到的是，她一直尊重和敬仰的大家童芷苓居然也提出，要向张洵澎学习《寻梦》这出戏。“（童芷苓）老师这么一位名家，一位善于创新的艺术家，居然向我这么一个‘小字辈’学戏；同时，（童芷苓）老师又是那么大的年纪了，这出戏身段繁复、唱腔繁重，可见一个艺术家真是活到老、学到老！”张洵澎非常感慨。

于是，张洵澎来到童芷苓的家中，从首曲“懒画眉”开始，直到最后杜丽娘饮泣退场的舞姿，童芷苓一丝不苟、认真真地学。张洵澎不仅认真，也有一点紧张，额头上不时地沁出汗珠，童芷苓总是上前为张洵澎擦去汗珠，弄得张洵澎连连摆手，“老师，您……我受不起！”

童芷苓却真诚地说，“昆剧的舞蹈优美，运腔委婉，胜过京剧。更何况曲有数千种，难学属《寻梦》。你美化了《寻梦》，难道就不肯收我这老徒弟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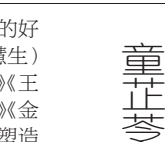
事后，贵州省京剧团一位女演员来上海，在文艺会堂向童芷苓行拜师仪式，童芷苓特地邀张洵澎一起出席。仪式结束后，不少人纷纷围住童芷苓，跟她一起照相留念。张洵澎一看不便打扰，意欲先行离去，却被童芷苓发现，她一把拉住张洵澎，对自己新收的徒弟，也对着在场的所有人，大声地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老师！”

张洵澎一下子被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周末约几好友，远离俗世，于安静处品味普洱茶，领略“普洱”的真谛与神韵，感受那份独特的散淡和闲适，体味生活的从容与安宁。

普洱茶要慢慢品，人生要一点点过。鲁迅先生说得好，“有好茶喝，会喝好茶，是一种‘清福’。”喝普洱茶便是一种“清福”，品味普洱茶，其利大焉。

近处，各地频频上演富豪相亲活动，为了替富豪们选出货真价实的佳人，主办方甚至动用了整形医生、测谎仪等，更有甚者明确要求应征女孩必须是处女、评选中应着比基尼以展示身材等。如此闹剧屡屡吸引大批女孩参与，最小的年方十九，令人咋舌。



老上海、老戏迷，不知道童芷苓的好像不多。童芷苓兼修梅（兰芳）、荀（慧生）两派，自己又多有创造，她在《红娘》《王熙凤大闹宁国府》《武则天》《尤三姐》《金玉奴》《铁弓缘》《游龙戏凤》等戏中塑造的人物形象，老观众早已口皆碑；而她先后参加拍摄电影，如《夜店》《宋士杰》《十八扯》《女大亨》《太阿问题》《婚姻大事》等，也是老上海茶余饭后的话题。

这样一位京剧界的“大姐大”，也是一位谦虚好学、不耻下问的艺术家。

“文革”后童芷苓执教于上海戏校；昆剧名家张洵澎其时也在戏校昆剧班任教。张洵澎自幼受业于昆剧名家朱传芳、京昆名家言慧珠，基本功扎实，尤其是她善于吸收各种艺术营养丰富昆剧的表演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。她的《牡丹亭·寻梦》，更是被行内推为“一绝”。

1958 年，还在戏校坐科的张洵澎脱颖而出，在朱传芳和俞振飞、言慧珠等大家的亲自传授下，与蔡正仁合作，演出全本《牡丹亭》，不仅上海各家报刊竞相介绍，甚至在北京中南海演出的时候，梅兰芳大师看了演出后，也特地到后台给张洵澎“面授机宜”，给予点拨。

然而，作为一代“明”师，朱传芳不拘门户，告诉张洵澎，《寻梦》这一折，姚传梦最有特色，不仅唱腔柔和圆润，身段舞姿优美，更善于运用眼神和面部表情表达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。因此建议张洵澎向姚老师学习。

为了学好这出已经湮没的折子，张洵澎先后于 1963 年、1978 年、1979 年三次南下杭州，登门向前辈艺人姚传梦问艺求教，“三立姚门”传为一段佳话。

后来，全国很多院团（不仅昆剧）都派出演员来跟张洵澎学习《寻梦》，张洵澎因此名声大震。

使张洵澎没有想到的是，她一直尊重和敬仰的大家童芷苓居然也提出，要向张洵澎学习《寻梦》这出戏。“（童芷苓）老师这么一位名家，一位善于创新的艺术家，居然向我这么一个‘小字辈’学戏；同时，（童芷苓）老师又是那么大的年纪了，这出戏身段繁复、唱腔繁重，可见一个艺术家真是活到老、学到老！”张洵澎非常感慨。

于是，张洵澎来到童芷苓的家中，从首曲“懒画眉”开始，直到最后杜丽娘饮泣退场的舞姿，童芷苓一丝不苟、认真真地学。张洵澎不仅认真，也有一点紧张，额头上不时地沁出汗珠，童芷苓总是上前为张洵澎擦去汗珠，弄得张洵澎连连摆手，“老师，您……我受不起！”

童芷苓却真诚地说，“昆剧的舞蹈优美，运腔委婉，胜过京剧。更何况曲有数千种，难学属《寻梦》。你美化了《寻梦》，难道就不肯收我这老徒弟？”

事后，贵州省京剧团一位女演员来上海，在文艺会堂向童芷苓行拜师仪式，童芷苓特地邀张洵澎一起出席。仪式结束后，不少人纷纷围住童芷苓，跟她一起照相留念。张洵澎一看不便打扰，意欲先行离去，却被童芷苓发现，她一把拉住张洵澎，对自己新收的徒弟，也对着在场的所有人，大声地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老师！”

张洵澎一下子被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周末约几好友，远离俗世，于安静处品味普洱茶，领略“普洱”的真谛与神韵，感受那份独特的散淡和闲适，体味生活的从容与安宁。

普洱茶要慢慢品，人生要一点点过。鲁迅先生说得好，“有好茶喝，会喝好茶，是一种‘清福’。”喝普洱茶便是一种“清福”，品味普洱茶，其利大焉。

